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
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宜具對議郎
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
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
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
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



有不宜臣敏愚愍死罪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名職以身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惶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已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矢散亡幾盡生民之木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

流離溝壑寇賊北車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幸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慮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惟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示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轄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對相部主尚生畏惧不敢營辦况乃三五何足爲嫌孝景時梁人

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
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
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爲冀州刺史安國
徒諫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
三五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
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
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顧爭臣士人
之貴苟避輕微之科禁竊見日月拘忌選旣稽滯又
必密得其人則二部蠢將爲憂念願陛下少蠲禁

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職相○故吏在家若諸州刺史
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五以差厥中臣悽悽發誓言
幹非義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已
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春足以掃
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
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
力詔書遂用爲將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

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
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
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
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故謀有成敗不可一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
邊害而未聞鮮甲之事昔謀臣所精武夫戮力而所見
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囚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
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
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

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乃盜
賊群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
竝出然後懂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
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
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
地利人財之備而欲以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
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
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
漢民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穎良將

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
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穎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
羌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
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
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
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
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曾肯之標疽也其不
可二也育云自秦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
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止

絕况此醜虜群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
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吕后甘棄慢書之咎
於是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
起塞垣所以別外內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
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感是國內侮之患
豈與虫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
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
朝必竭之財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
府帑之畜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

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
五也按有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
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者何為
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國
無以相瞻又以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弊有不
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鄉民救急雖成郡
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
以為宜止攻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
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
其要遺業猶在文章俱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商門
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

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
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
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以災異憂
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
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邕
言八月十日詔召金商門開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
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縉衆變征營怖悸謹別狀
上臣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殿東庭中黑如三
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
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
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虹之無比無德以已親也
潛潭巴曰虹出右妃陰為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
殿有兵革之事漢孔圖曰蜺者斗之氣精也天度投蜺
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若兵威內奮臣無忠
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在席之上
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群臣有所毀譽
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虹

蛻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言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
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
以明主充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
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
姓名臣聞凡人為怪皆黃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
八月男子王夏衣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

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
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
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
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子北冀冀子不
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
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
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
為戒天子驚群陰太隆群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

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問雌雞欲化為雄尾頭毛已似雄
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
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
中雌雞化為雄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右至
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是歲封右父禁為平
陽侯而右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平帝晏駕右攝政王莽
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
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
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
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
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
或成即為患灾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政之
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灾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

疾瀉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地震陰勝則月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闕則疾瀉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書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書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候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金星禮

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曰蝗虫冬出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天作不時天降灾厥咎蝗虫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人黜貪虐介損求安鈎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

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
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瓦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
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
凌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弃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
顯位諸侯強凌主之漸正意請率由舊章黜小八以尊
上整下去暴悖之愆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
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
乃降用彰于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群公卿士皆各括囊
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
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
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臣邕伏唯陛下聖德允明深
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
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
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
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
或未衰故屢見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
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移豈有遺告哉春秋魯定哀公

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為天所棄故也
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紛
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
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及雞化皆婦人干政之致也即祚
已來中官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貴富
俾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過
事既以續以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寵
竊權藏晦惑之罪晚發露雖房獨治畏慎疏賤妄乃得
姿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所言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
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且
侍御於百里之內而知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以
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以主氣勢為官者踰時不覺
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哉取典計教者一人綴之如玉
渚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未論者疑太尉
顯與交貫為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
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
璋所在尤貪濁九刻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

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
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
鉉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
爲陛下先群臣早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
伏見廷尉郭禧敦耄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固
襲悃幅剛直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宰相大臣君之四
體優崇委重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
相待以禮相引見論議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當此之

際尚儉約崇經藝浮輕之人不引在朝廷淺短之書不
干於目貴戚斂手中外悚慄莫敢犯禁不獨得之於迫
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
六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
雕琢大臣取圖寫讚厲以顛沛羣臣慘慘憂懼自危非
典衡之道夫憂樂不竝喜戚異方畏災責躬念當專一
精意以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息
心以示憂懼詩人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
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不可求以虛名但當察其真偽

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揉試之以文而竝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羣公尚先意承旨以悅郎吏舍人間職長吏便宜促行誰敢違旨至於宰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機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逸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讒言

被收時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從大鴻臚劉劭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郤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棊毋班劭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邕

死罪其臺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索
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其婚嫁爲黨臣叔父衛尉所管及邕
不敢屬邨宜以臣對與邨參驗臣父子誠有怨恨故中
傷邨邨勢所當因臺問具臣恨狀不能受臣爲覆蔽臣
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文學所著列於目前姓
名圖象簡乎聖志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詔
書褒諭責臣喻旨誘臣使言臣愚戇出命忘體不顧後
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拯救怪異爲陛
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

忠言密對多所指刺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忠
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上封事欲以除凶致吉政
攻息譴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反陷破忘之禍群臣杜
口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
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欲陷臣
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
十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以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
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
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邨相不聞臣謀今者橫

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以快
言事厭副其言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
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筆楚所迫趨歛章辭情何
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
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食爲百姓自愛臣豈
死罪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七

和熹鄧后謚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
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
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后規軌則
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勝
中饋之叙昭于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
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扎荒爲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勃碣家有採

微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
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間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
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過
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
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
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推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
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
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進退錮之十
年追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
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
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
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
寢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闈而德
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以迄康乂羅入千石以至數十
叛虜降集賊寧邊垂胡輩去塞永元之世以爲遺誅今

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義重譯求獻其琛史
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
允恭挹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
命群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
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任母徒以
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
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
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
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高下優劣混而為
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
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
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曼稱
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
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
以哺之未見食噓希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
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

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
皆合臣即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
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
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志行
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做効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
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
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聘於無方淑暢洽於群生故
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
平之前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
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况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曜
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
臣頓首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應秉國
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屈勝先擒馬

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捲
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
開博選清英華髮稚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
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
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慕成代柯不遠之則
亂韶風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間不遊戲初
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
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三業以次大義略舉衆傳篇
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詞識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
禮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
論定嫌密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
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
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
行卓逸不群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
之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璋之高價昭大
知之絕足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
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
所不宜也邕誠竊悞悞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

又佐煎熬鑿裁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無垂采納就讓疾病當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將列于王府躡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緝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豈寢疾羸匍匐拜寄不敢洎通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又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奉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積固也昔孝文愷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聞著出處抱義傲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益發東嶽莫能嬰討即起家參拜為泰山太守居斬桀黠綏撫荒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神行演化凶悍使為慈惠愛財物穡每有餘資養全

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
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臣以頑愚
忝污顯烈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
職督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宥察臣竊

蔡中郎文集卷之七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
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救殘丕誕
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嶽是故申
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邴魏載于史籍國遭奸臣孽妾
制弄主權累業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
移群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

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屨社稷傾危太尉郡侯
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
列表奸猾羣匪情狀辭旨激切感物靈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
河津身率輕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
頌枯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
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非所
以褒功賞勲也今月七日卓又上書具辭疾讓位乞就國

土上違聖主寵嘉之至下乖群心瞻仰之望臣等謹案
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
飛踐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
郡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
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輔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
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昭顯非臣愚蔽不才所當
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如卓者陛下當益隆委
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
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至一言以寤聖聽
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
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人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
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舊典入
錄機宥事尚書今日殫先革舊德更上公僕射允故
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喜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
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薄微賤特單匹此六臣臣當自
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足以任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
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
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抱釋降榮於悴退顯於進
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
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
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所敢安征
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
得久忝今日可丑一章自聞乞閑寃抱關執籥不意錄
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先遷為衆所怪不合

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暗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蓮香瓠子璽壺彈棊石秤黎餉汁器園盧諸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勅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所蒙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踖踖受拜命服銀章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臣豈願

罪巴士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當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筋絕骨破以命繼之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國享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中土享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昧小子遭家不造

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民吏政行稱亂摠連州縣擁
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
天之命以已行之事以都督京昔周德缺而斯于作應
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
丁巳至于長安勅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
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
眎香合嘉蔬香蕝醢醢豐本明菜醴酒用告遷來尚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
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
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
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
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宗廟稱孝文曰太
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中正大臣夏侯勝倫執
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平中壘校尉
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重慎不

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教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丞丞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
宗北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
之直故遂行益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
主賢臣所共朔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
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

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
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
言之則非所宗八月酌報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
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
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
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
殊異祖宗不可參竝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
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窮
之常典稽制禮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足

採臣邕云云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其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儀
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
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羨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進御饋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一心同歡
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鳧藻謹奉生頭酒
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
運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颺颺叩叩如珪如璋令聞不
忘萬壽無疆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
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
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在朝堂
而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案使參以亡爲存衍以存爲
亡錯奏謬錄不可行待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
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

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
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
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
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各米

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
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
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伏獻

畝復階朝謁進察憲堂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
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
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
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
寤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
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邕頓首死罪臣十四世祖
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
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昧慙惶累息無心怡寧
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

怵惕詰闕拜章上所假高鄉侯印符策伏受罪誅臣得
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耀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
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
耳悅之情拘迫國憲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
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
才量所能祇奉歷曰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
功翼德與共天下者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
國之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
如此其至也是以戰功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

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屠傷沙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
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
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
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異臣恐史官錄書臣等
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未嗣非本朝
之德政遇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
慮亂喘呼息歛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
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不勝大願乞如前章云云
臣忝自參省咨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

憂心灼烜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
壽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
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
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擊帶
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踏無心寧止况臣螻蟻無
功德而散怠茸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邾殿之邑張良
辭三萬之口書籍紀之以爲美談夫人君無弄戲之言
憲法有誣枉之效臣不敢違戾筋虛以距上旨疑確之
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回以請息伏惟留滯

刻一省僵沒之日同壽松喬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
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
有埆堵川有墊下漑灌之便形趨不至明哲君子勗業
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
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
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
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漑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

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緒五年京
兆尹樊君諱陵字得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
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謫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
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魏遂
令五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
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趾
功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畝之於新渠流水門通
窰瀆洒之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
其壤種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

謳談壘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宋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違之田疇斥鹵
莫脩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
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也惠以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旣富且盈爲酒爲釀
烝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
爲名左右同室大漢初興張蒼爲丞相封北平侯其後

有河內通于越士世為顯姓豫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
恭博敏則既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
厥族動中規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
粹誠貞有然之素善已論若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
沉音寡欲不取榮祿是以嘗於天爵薄於人位某月日
還疾而卒其子以貞烈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
朝服之儀守禮之節奉蒸嘗之祠尋原祚之所
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異邈矣遺孫用懷多福
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碑銘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甘儀不惑仁惠周洽
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異邈矣遺孫用懷多福
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
姿實天所受聰遠通敏越鄙黻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
流百家衆氏過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
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
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別帶之中土校材考行

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嘉
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
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
旌于墓表嗟其傷矣惟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
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
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稟命不長夙罹凶灾年
七歲建寧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懷感

之親愛憐國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
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

曰

於惟中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塋明之之性
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覩物知名傳者太勤受誨則成
柔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懟喜不驕盈當受永福
爲光爲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惜繁華之方曠兮望
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天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
祖乎靈兆兮庶神魄之斯寧哀慘感以流涕兮念汚

軫之不呈顧永懷於不朽兮乃託辭於斯銘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
懿達仁達御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
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
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
考南郡太守中水侯第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
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
妙角犀豐盈實有倖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

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伏治婦
業孝敬婉變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為謀憲自公歷據
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
隱活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道宣暢童子無驕逸之猶
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
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蚕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
求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髮髯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

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脩宣慈惠和

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
不享遐年以求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
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飄
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踴咷切怛會不我聞
吁嗟上天何幸而然傷逝不續近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
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吊至止增悲投涕
歔歔共叙赫姿乃作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
淑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覽絲泉
多才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邈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
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明實粹虔恭事機契閤中饋
敦此婉順疾彼倏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
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祿
夫人有胤翼此清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
施浹䟽族食不兼膳服不織縠以儉為榮以奢為辱
堂堂其胤惟世之良于其今母受茲義方訓以柔

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藏
是用登齊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
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極
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茲夫人
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
宜登永年黃耆無疆昊天不吊降此殘殃寢疾彌留
粹爽悴傷慘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
嗚呼哀哉于是孝子長號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
其幸昊天上帝忍吊遺孤尋想游靈焉識所徂嗚呼
哀哉既殯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
喪主瘠羸哀哀情兮長慕涕兮無睵行旅揮涕千里
于咨乃謀卜筮言考其良逝彼北域于時翳藏冥冥
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
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彌忘日月代序古皆有喪由斯
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旣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
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
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翊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
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
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明而同事其實
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獻之太廟以明聖王建
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雉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

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
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
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
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玉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
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
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
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
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
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
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
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求
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于是相禮日中
出南闈見九侯及問于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
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
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
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
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

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文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
養老乞言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
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
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
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
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
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
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
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
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乎
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
候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
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

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
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
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
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
圓蓋六載十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室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
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也

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
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
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
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
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
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
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顯
珣歷衡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

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大史守
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御寇
令曰無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
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
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
主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
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籙職司與周官合周
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

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
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
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
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
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
興君人者召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
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
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
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

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問不宜與記書雜錄竝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皆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矣光緒元年余被謗章雇重罪徙朔方內有檢校敵衛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瀕溘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得事情而記

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以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進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賸辨物多講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

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
官並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
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
祝融之屬左傳造義強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
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
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闊廢弛固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三月節
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

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
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
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
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
也曰是月獻羔與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
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
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弊代牲章亦因於高

謀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申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駟咸駕今日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駟故知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裁木而始築也本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

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夏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

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斬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火屬季秋故曰未

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夏食也
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
畜之大者四時之性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
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
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
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
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
合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
術故予略之不以為意也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一御妻
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
似書曰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更今皆以為
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
是更為更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
在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終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
育二右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
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
懿巍巍特進仍踐其衛赫赫三事七佩其紋奕奕四牡
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軋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
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
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
儒並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
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拜輦轂旬日之中登蹕
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
功一旦被章階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
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
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

能復陳臣初次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
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復重刑已出轍門復聽續鞫
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
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頓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
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憔悴無心復能操筆成草
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
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
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

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等第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

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遂為隨軀癯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謹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摺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

觸骨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爾書以
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
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土臣頓首
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
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
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
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

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
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溝淫雨之經時塗屯道其蹇連兮潦
汙滯而為災馬桀蟠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
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
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年之舊城
兮憎佛盼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髮髯而無聞經
圃田而輒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愠
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吊紀信于滎陽降虎牢

之曲陰兮路在墟以盤榮勤諸侯之遠戍兮後申子之
美城稔濤塗之悞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
兮陟葱山之巖嶂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
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豁
壑覆其杳冥迫嗟哦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檝樸
而漉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置茨與與臺蔕兮緣增崖
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比
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
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執以增瘼兮馳

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颺涌兮氣燥燥而厲涼雲鬱鬱
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
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哀周之多
故兮眇瀕隈而增感愆子帶之淫逸兮唁襄王於壇坎
悲寵妾之爲梗兮心惻愴而懷操操舫舟而泝湍流兮
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
耳之泉液兮總伊瀼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
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
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害

玄雲黷以凝結兮集霖雨之溱溱潞阻敗而無軌兮塗
濘滿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
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憤竹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
殷殷拜日夜而遙思兮霄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
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
陽光之顛顛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
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竝集貴寵扇以
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桀驅而就
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滄清嘉穀乎金穀兮

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于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懷伊
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寧
於積習周道鞠茂草兮哀正路之日忽觀風化之得失
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邦
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
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
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
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
旋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樵梳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
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存
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虺么劣厥儂
寔噓噴怒語與人相距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
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
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鷄兮鶩鶩鷓鴣鳩兮鷓鴣鷓鴣冠戴勝兮豕豕
兒觀短人兮形若斯執地埋兮蘆即日爾中蠅兮蠅

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闕兮梁上柱弊齧頭兮斷
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樸脫椎杓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
如許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
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
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
書書上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
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頤若
黍稷之垂頰蘊若垂蛇之棼縵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
頸為羽異勢以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
冰露緣絲疑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視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翰翰處篇籍之首日粲粲彬彬其可觀也
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行體
象有度負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
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

設張庭燎飛烟薪品崔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培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
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
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之徒設
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肆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
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
貴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
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
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
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
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
淵抗志高真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匿清守
雷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
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

崇英逸倖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
榮祿而蒙賜蓋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
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
觀曖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
敗者已公子謾爾袂袖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
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
至時三代之隆亦有堯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亦漸已
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土崩者

於是智者駟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
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
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六
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
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
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矢矢是加欲
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
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
渠駮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
則微陰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催陰陽代興運極
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
隆隱天之高折紲地之基皇道推融帝猷丕顯泯泯庶
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
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
端委縉紱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
石累堊壁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徽猷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櫟甲撝鋒不給於
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
臣閥子魯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瀆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
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
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若成瞳矇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
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夸
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勢驚駭於脩路暴騏驎而增驅車俯乎外戚之門乞助
乎近貴之與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重膺之辜高受
威家之誅前車已覆覆轍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
誰悼哉言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
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
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
慎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極
盈井無泉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候王肅則

匪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
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數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指
儒墨而與焉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渾應神靈之符闔闔闔乘天衢擁華
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動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路不除踴躍

蔡中郎集 卷之六 外傳
草萊祗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弃此焉
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
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
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亭土於善圍狼
臆取右於禽囚弓父必精於筋角似非明勇於赴流壽
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
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
是公子仰首降階怛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

歌歌曰

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
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蔡中郎文集外傳終



